

陳清義校長訪問錄

六年前，教育部發佈新聞，將由陳清義教授出掌國立中興大學校長一職。當時，這個消息對中興大學有特別的意義，因為陳校長是中興大學建校七十五年以來第一位校友出身的校長。陳校長早年畢業於母校農學系，後赴日本九州大學進修，獲得農學博士學位，返國後即在母校植物系任教，是一位植物水分生理學的著名學者。

如今匆匆六年兩任校長任期將滿，陳校長已表明將不再尋求連任。《興大校友》編輯委員會特地採訪陳校長，請他就出任校長以來的經歷感想做一回顧。以下是訪談摘要。

問：過去六年中，正值我們的社會政治與大學校園生態都有相當大的變動。您在這段期間出任母校校長，有哪些感受？

答：現在回想五年多以前，毛高文部長要我來接掌中興大學校長。當時我對毛部長說：我有很多缺點，像是身體不好、自己的英文也不行……，講了很多自己的缺點。但是毛部長沒有聽進這些缺點，還是要我來接任校長的職位。我既然接任了校長，想到中興大學有七十多年歷史，有很多過去長期累積的缺點，我很想把這些缺點改進。現在回想過去五年多的工作，似乎並沒有太明顯的效果。不過這些日子裡，學校的一切工作推動還算順利，這都是全校教職員工生共同努力的結果，我個人卸任前要向大家表示十

二萬分的謝意。

在我初接校長工作時，曾有立監委來學校視察，他們的結論是中興大學的建築尚且不如台北的一些小學！這也是我說的歷史留下的缺點。所以我和同仁向教育部要求，希望能多考量過去中興大學發展的歷史，再加上學校分為台中、台北兩個校區，經費有限就很難發展。教育部聽進去我的說明，所以過去幾年本校有七、八件大型建築工程接連進行，將來校園的面貌會有顯著改變。這方面我也要謝謝教育部的幫忙。比較遺憾的是下年度教育部大幅刪減預算，本校也被刪了將近二十二個百分點，對正在進行的工程多少有影響，這是最覺得遺憾的。

問：您以校友身份出任校長，是否感覺有方便與不方便之處？

答：以校友身份出任行政工作，對學校比較清楚，和同仁都相處久了，溝通很方便，這是優點。若是非校友來接行政工作，可能要花相當長的時間才能了解學校的情況。

問：您對於中興大學散佈世界各地的校友，期望他們如何貢獻和參與母校的發展？

答：我前年去馬來西亞訪問，看見本校旅居當地的校友非常團結，我非常感動，所以回國後一直想推動成立校友會。本校的畢業生已將近四萬人，但是還沒有一個正式立案的校友會，仍然停留在「校友聯誼會」的階段，使得許多校友想回饋母校而苦無正式管道。這是本校的一大損失。此外，我們重視校友聯繫工作並非僅著眼在校友的回饋，更是希望中興畢業的校友在社會上團結起來，互相幫

忙。

問：校長，我們再來談一談母校的未來展望。您對母校有什麼具體的期望？

答：我比較擔憂最近台灣社會上「民主」的風氣太盛。民主固然是一件好事，但是我感覺校內部份老師把「民主」講得太過頭了。譬如現在正要開始的新校長遴選，部份同仁一定要採取「普選」。前一陣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的田長霖校長來台，他就說大學普選校長一定會失敗。我認為大家在校務會議開會的時候，就算是對校長產生辦法有意見，也可以和和氣氣的提出問題來討論，不要以半強迫的方式發言，否則學校的工作很難推動。我由衷的盼望將來新校長接任後，學校的老師們能更「紳士」一點。大家都是教授，是人家的師表，該有師表的風範。

問：最近社會上師生倫理關係好像受到一些衝擊，有不少衝突。您對於今天的大學生有什麼期望？

答：許多做老師的都有相同的感受，目前大學裡的倫理觀念已經太低落了。本校植物系有一位來自日本的客座教授，他說中興大學的學生臉上沒有笑容，路上碰到也不打招呼，都是個人主義。

我雖然年紀大了，但還是認為今天仍然需要強調倫理觀念。以前的大學生上課時絕不會穿汗衫、拖鞋，或是吃東西。現在這種情形太普遍了，很沒有禮貌。現在社會上因為錢多了，人人都是以「錢」為本位，其他都不管了。我覺得這是同學們要反省改進的。

問：您在母校除了六年校長的經驗外，也擔任過其他行政工作。您認為在台灣的大學中，一位校長要如何領導一所大學？

答：現在大學校長的權力很小，新大學法規定校務會議是校內最高決策會議。這樣一來校長幾乎什麼權力都沒有。我常常自嘲校長的工作只是在老師們請購單上蓋章，這樣一所大學只要總務長就成了！不必要校長。前面提到的加州大學田校長，他說在柏克萊大學，校務會議的決議只是供校長參考，他有否決權。

教育部提出新大學法時，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？從修正通過的大學法看來，他們不見得完全了解大學行政工作要怎麼推動。現在本校就要普選校長，如果不賦予校長一些權力，校長的工作實在很難推動。

問：最後一個問題想請教：您任期屆滿後有什麼私人的計畫？

答：我擔任校長期間仍然作植物生理研究，有人批評我做校長還要做研究。我的想法是自己不會一輩子做校長，任期屆滿後還是要回到植物系教書做研究。科學研究如果中斷一段時間，想再恢復就很困難，尤其是像我這樣年紀的人。所以雖然我擔任校長行政工作，還是抽空回實驗室做研究，這是我最大的興趣。我卸任後還是要繼續教書做研究，此外我正在編一本植物生理學的書，希望把它完成。

（本文由本刊編輯委員姜保真教授提供）

